

一個懺悔的教會：米蘭信仰見證感想

段春生

多年前我在羅馬學習期間，每年的聖誕節、復活節和暑假都要去堂區服務。期間，曾去過意大利各地為不同的地方教會做過牧靈服務，但是像在米蘭教區這樣的經驗，我還是首次看到，也是第一次深刻地感受到意大利堂區信仰的活力。

米蘭是意大利第二大都市，是普世天主教會在梵二之後，唯一獲得教會特許仍在使用聖盎博羅削禮儀的地方教會。

秉承教會古老的信仰傳承與梵二的訓導，米蘭教會可謂信仰與道德的守望者。聖盎博羅削教

會常鼓勵教友們舉辦和好聖事，通過聖事使人不斷地達成與天主、與教會、與人、與自己修和。米蘭主教座堂如聖伯多祿大殿，每天至少有六七位司鐸在教堂裡聽告解。米蘭教會極為重視為教友們提供領受和好聖事的每一個機會。

我來到米蘭已有一段時間，耳聞目睹了米蘭聖盎博羅削教會的信仰傳承、禮儀生活及教會管理制度模式。藉著參與聖盎博羅削禮儀生活，強烈地感受到那古老的教會傳統在現代信仰生活中所呈現出來的強勁的生命力。

目前，我在米蘭天主教聖心大學攻讀教會歷史，住在市中心附近比約五世大教堂。該教堂可謂米蘭第二大堂區，統轄兩萬七千多教友。主保聖人是力主推行和實踐特利騰大公會議精神的教宗聖比約五世(St. Pope Pius V, 1504-1571)。聖人的遺骸目前保存在羅馬聖母雪地大殿。

比約五世大教堂裡常住有四位神父，主任司

鐸喬尼(Giorgio)今年七十一歲，精神矍鑠，對工作滿懷熱誠。他常語重心長地對我說：「做為司鐸要常在告解亭裡，給教友們提供辦告解的服務。」

根據他多年來積累的豐富牧靈經驗，他說：「只要有神父在教堂的告解亭裡，教友們就會去辦告解，而且久而久之辦告解的人會越來越多，這種傳統和習慣是要慢慢去培養的。」的確如此，一個地方教會是否有活力與主任司鐸是否善盡鐸職，是否具有救靈的神火是分不開的。一個堂區好的傳統也是需要好幾任主任司鐸，在長時間的艱苦努力與辛勤培育下逐步塑造形成的。

當我第一天來到這座教堂時，主任司鐸領我到了一個告解亭對我說，從今以後這就是我每天早晚要工作的地方，而我的名字也已經出現在上面了。因為通常在米蘭的教堂裡面，每個告解亭都有聽告解司鐸的名字，如果是外籍還會寫著該司鐸的國籍。這樣為辦告解的信友提供選擇辦告解的自由空間。

每一台彌撒都會有司鐸在告解亭裡為教友舉行告解聖事。即便是在沒有人辦告解的情況下司鐸也會臨於告解亭，等待為前來辦告解的教友隨時提供牧靈服務。周六和主日前來領受告解聖事的教友熙熙攘攘，不僅有年老的也有很多年輕人與幼童。他們在辦告解時不只是簡單地乾枯無味地羅列一大堆罪狀，而是通過敘述自己的生活，傾訴自己內心的聲音，與聽告解的司鐸進行靈修交談，以告明和懺悔自己的過失。通過聽告解可以深深地感受到他們熾熱的信仰。

復活節之前，堂區安排了一個下午專門為青

少年舉行告解聖事。在經過集體省察準備之後，有七八位神父同時為不同班級的青少年學生聽告解。那些學生表現出來的信仰真的令我感到驚訝。他們經常在家祈禱讀聖經，有些兒童是自己讀聖經，有些兒童則是與父母一起讀聖經，而大多數的青少年學生都與父母一起念晚課。

其中，有一個小女孩大約十一歲，她辦告解時所說的話和所表現出來的信德比一個成年人還要成熟。她為懺悔自己的罪而流下悔恨的眼淚，她的談吐和的信仰的表達使我感到吃驚。這使得我想到她的父母一定是很熱心的教友，否則不會有這麼熱心的子女。

榜樣的力量是無窮的。教宗若望保祿二世，在兩千禧年時，於伯多祿大殿門口，公開地向世界道歉，真誠地向人懺悔教會在歷史中犯的所有過失。他的懺悔贏得了整個世界的普遍尊重和諒解，使不同宗教間由於歷史的原因造成的隔閡得以冰釋前嫌，使跨文化與跨宗教的對話得以展

開，積極推動了教會與世界進行公開對話的進程。教宗若望保祿二世有自己的告解司鐸，且每周都要辦告解。在米蘭經由聖盎博羅削主教勸化而皈依的聖奧思定在其名著《懺悔錄》中，對自己的靈魂進行了無情的鞭打和拷問，他真誠而深刻地懺悔非但沒有遭到世人的輕視，反而成為所有人懺悔的榜樣，並使該書成為不朽的名著，流芳千古。再如，眾所周知深愛中國人的雷鳴遠神父（Vincent Lebbe, 1877-1940），他嚴以律己寬以待人，其九字真言：「全犧牲、真愛人、常喜樂」更是膾炙人口。據說，一次他冤枉了一位同會修士，在得知自己犯錯後，他立刻找到那位修士，謙卑的跪下以祈求原諒和寬恕。這件事情過後，沒有人因而看不起他，反而更加敬重愛戴他，視他為導師與可敬的神長。因而說懺悔不是一件丟人的事情，而是教會最重要的一個品質。

因為在懺悔中人不僅是向人道歉，更是向天主懺悔。在懺悔中人的罪過得到天主的赦免；在

懺悔中人的生命在主內獲得了自由和解放；在懺悔中人在基督內再一次的找到迷失的自我及生命的價值。教會經歷兩千年的考驗、無數教難的洗禮之後，仍能夠長盛不衰，固然有賴基督的臨在和聖神的引導，也是因為有這種懺悔的精神與懺悔的勇氣，才使得教會能夠常常在聖神的引導下承擔起訓導和聖化世界的使命。

告解聖事在基督徒的生命中是一件重要的標記。二零零八年教會隆重慶祝司鐸年，教宗本篤十六世特別號召所有司鐸要學習法國亞爾斯的本堂，聖若望維亞乃神父。我們知道在一九二五年由教宗比約十一世列為聖品的本堂主保聖維亞乃神父，雖然沒有什麼高深的世俗學問，但他卻有一個謙卑的熱愛天主的心靈。他通過自己熱心的祈禱和為教友聽告解而復甦了一個僵化了的堂區。每一天前去持他辦告解的人太多，他沒有時間吃飯，就在告解亭裡以土豆果腹，因而被稱為土豆神父，馳名遐邇。在慕名前來辦告解的人中

不僅有一般教友也有司鐸、主教、樞機主教及一些知的學者。因為他由天主領愛了聽告解的特恩，就是能夠洞悉人的心靈深處的隱秘，知道人還有那些罪忘記懺悔和告明，以及人心靈深處的憂愁和焦慮。而所有前來在他跟前辦告解的人都得到了妥當辦告解的神恩，得到了天主的安慰與力量。

時至今日，無論是去法國露德，還是去葡萄牙法蒂瑪朝聖，大家都要去辦一個妥當的告解去獲得天主的恩典，因為罪過會影響一個人接受天主的恩寵。最近聽說幾乎每一天都有成千上萬來自世界各地的教友前往南斯拉夫默主哥耶朝聖，而不少朝聖的人也都去辦告解，很多人的靈性生命因此發生了改變。在意大利拿波里就有一個家庭，夫婦二人好長時間不去教堂也不做祈禱。後來與朋友一起去了默主哥耶朝聖，在朋友的督促下辦了一次妥當的告解。結果奇蹟發生了，他們有一個患癲癇病很厲害的小女兒在那下刻奇蹟般

痊癒了。由於辦告解聖事這一家人的生命得到了改變，不僅是屬靈的生命，而且物質的生命也得到了奇蹟般的治愈。大多數教友去那裡朝聖也都向聖母熱切請求轉祈以獲得自己所渴望的恩典，尤其是藉著辦一個妥當的告解以更新自己的生命。聽一位神父朋友說，前幾天他剛去默主哥耶朝聖，每天要聽告解十幾個小時，辦告解的人都排成了長長的隊伍，摩肩接踵。有許多年輕人跪在地下失聲流淚懺悔，其情其景感人至深。

懺悔大至對一個團體，一個社會，一個民族和國家，小至對於一個個體的生命的靈性成長都是至關重要的。因為在懺悔中人可以找到生命的希望和光明。

同樣的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聯邦德國政府利用各種機會對納粹德國的罪行進行真誠懺悔和謝罪。一九七零年十二月，勃蘭特總理在華沙猶太人死難者紀念碑前的驚人一跪，被譽為「歐洲約一千年來最強烈的謝罪」。更為可貴的是，德

國政府對二戰的反思並沒有僅僅停留在認罪、懺悔和道歉上，它在戰爭賠償、戰爭紀念和歷史教育等實際問題上也顯示了極大的誠意。相反，日本人在戰爭結束後卻拒不懺悔或僅是口頭的道歉而行動中卻沒有表現出足夠的誠意。日本教育部門一再篡改歷史教科書，不願承認也不願反思當年侵略東亞各國的史實。

日本和德國都是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挑起者，也都承受過戰敗國家的經濟和精神上的痛苦，但為什麼在反思戰爭方面卻表現出如此鮮明的態度對比呢？其中有一點可以肯定，德國人多信奉基督宗教，內心中存在較深的「罪惡意識」，故能真誠懺悔自己的罪行。

我們中國的文化也缺乏基督宗教這種深沉的「罪惡感文化」，沒有懺悔也沒有寬恕。我們五千年的歷史是一路打打殺殺的走過來的，我們的文化裡面沒有懺悔意識，有的只是通過武力和暴力進行政權的交替。

真正的懺悔來自於對賞善罰惡的至上神的虔誠與敬畏，來自於對造我、生我、養我、救贖我的天主的感恩，來自於對罪惡本身以及罪惡的後果的深惡痛絕。真正的懺悔來自於對自己行為本身有深刻的认识，並認識到自己錯誤，給自己給別人乃至於給一個團體所帶來的嚴重危害。如果一個人或一個團體看不到自己的錯誤或缺點，看到的只是別人的缺點和別人的問題，那就根本不可能懺悔。真正的懺悔需要的是首先按照天主的誠命去審視和考察自己的言行，正視自己的毛病和缺點，誠實面對自己的卑微和軟弱，以向天主表達真誠而深刻的懺悔。

古人說得好，「人非聖賢，孰能無過？過而能改，善莫大焉！」孔子在談及心愛的學生時說，「有顏回者好學，不遷怒不貳過。」在此孔子積極肯定了顏回勤勉好學和寬厚仁愛的美表。顏回應該成為我們基督徒學習的榜樣，尤其要學習他不遷怒於人，不犯同樣的錯誤的美德。

今天我們當中有很多人不是不貳過，而是一直在重複同樣的錯誤。如前段時間在中國四川省樂山與廣東省汕頭非法祝聖主教的事件就是這樣，有些主教對參加非法祝聖是每請必到，每一次都可以看到他們的身影，這能夠說是不貳過嗎？也許可能是他們不願意承認自己有錯誤，不願意去懺悔。由此導致一直以這樣的形像出現在這樣的場合，最終要成為歷史的罪人，成為教會的蠹蟲，注定要被定在歷史的耻辱柱上。

因而我們說懺悔在大至一個國家，小至對於一個個體的生命都是非常重要的。因為說懺悔對於基督徒生命更新和發展是很重要的，只有在懺悔中我們才會避免重蹈覆轍，只有不斷地懺悔才能獲得嶄新的生命，只有在懺悔內才會找到永恆生命的天主。就如聖奧思定所說的，「我的靈魂只有在天主內才能夠得到憩息。」

□